

## 蘇軾「泛舟遊於赤壁之下」現地研究

簡錦松\*

### 一、蘇軾與赤壁之常見話題

蘇軾是點亮黃州之眼的靈魂人物，僻陋江郡，為之吸引了不盡的觀光人潮。

從南宋開始，黃州太守就開始營造東坡觀光施設，<sup>1</sup>主要景點為「雪堂」，堂東有以「東坡」命名的小屋，又稱「居士亭」，堂前正南有以「小橋」命名的木橋，南面高處有供人遠眺的小亭，《吳船錄》稱之為高寒亭，《入蜀記》稱之為四望亭。<sup>2</sup>宋元之際，遭戰火毀壞。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黃州知府盧濬將雪堂移建到府署之東，<sup>3</sup>萬曆元年(1573)王世貞經過黃州時，仍說「竹樓、雪堂遺

---

本文現地考察部份由本人助理皮露君實際執行，惜因學報的編審規則，未能將她列名第二作者，特此致謝。

\* 簡錦松，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研究員

<sup>1</sup> 陸游與范成大在黃州的行蹤，詳見陸游著、柴舟校注：《入蜀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與《老學庵筆記》同本)，卷4，頁62-65；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27-28。

<sup>2</sup> 見范成大撰：《吳船錄》，頁228；陸游著：《入蜀記》，卷4，頁62。四望亭亦舊名，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1，〈步下四望亭至東坡柳逕，訪邠老不遇〉，頁173：「北下四望嶺，兩山中曠平。縈紆蟠逕術，迤靡分溝塍。」

<sup>3</sup> 見羅玘撰：《圭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集部第1259冊，卷12，〈復蘇公舊跡記〉，頁7b-9a：「弘治丁巳，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黃州府。黃，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嘗築雪堂于東坡，今僅存地丈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洩於民，不可。』……於是遷雪堂于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次年開始營建並完成。天台盧侯，名濬，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為作者羅玘同年。

跡，云俱在府署中，亦略存梗槩耳」，<sup>4</sup>其所聞者即盧濬所建。萬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登黃州岸時，「訊子瞻雪堂諸蹟，皆云不可考矣。」<sup>5</sup>可見歷次觀光設施，屢廢屢起，屢起屢廢，而眾多江行的旅人，為了坡公而特別在黃州登岸的，仍不絕於途。

自蘇軾當年至今，以詩，以詞，以文，以筆記，以評論、以專題研究談說蘇軾與赤壁者，多至難以計數。常見的議題有三，一是蘇軾在哪裡泛舟？<sup>6</sup>二是蘇軾認同不認同赤壁之戰發生在黃州；三是「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天文問題。

### 1、長江、赤壁、黃州城、泛舟地

要談泛舟地，首先必須了解長江與赤壁、黃州城的三方關係。圖01是從1919年測繪的〈湖北省黃岡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節錄的。<sup>7</sup>如圖中所見，百年前長江主流從黃州西邊南下，江岸距黃州城清源門僅僅435米。赤壁山北面的大片沙洲雖已變成陸地，還沒有居民活動。大江西岸屬於武昌縣的沙洲，古稱蘆洲，蘆洲之南是得勝洲。百年後的今天，黃州側的積沙活動增強，江岸線已經西向推前到距離清源門946米；赤壁山北面的灘地也有了大量的居民活動。長江西岸的沙洲，改變也很大，蘆洲和得勝洲合為一洲，面積大幅縮小。

赤壁山並不大，西北一面是峭壁，筆者從赤壁山絕頂東北的潘家村到長江邊的太碼頭畫出一條直線，以 Google Earth Pro 製作地形剖面圖，可以看見赤壁山呈「東北—西南」走向，最高處約海拔86米，其中50米以上的部位，長約600米。現在的赤壁景點在漢川門（30°27'9.94" 北，114°51'46.61" 東）外，海拔約30米。從宋人臨臯亭出發的船隻，約行800米才接近赤壁山，約1,300米到赤壁下，仰視峭壁（參見圖02〈赤壁山形剖面圖〉）。

<sup>4</sup> 見王世貞撰：《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79–1281冊，卷78，〈江行日記〉，頁20a。

<sup>5</sup> 見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遊居柿錄》，收入《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頁1141。

<sup>6</sup> 例如黃岡師範學院饒學剛：〈蘇東坡《赤壁賦》紀游的正是磯窩湖——答王琳祥評「東坡『泛舟磯窩湖』之失」〉，《黃岡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3卷第3期（2011年6月），頁4–8。此文頗見用心，可惜不了解長江古今變化。

<sup>7</sup> 中華民國參謀本部湖北省陸地測量局製作：《中國地圖資料圖表：湖北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

對於黃州的江流與山勢，北宋張耒《明道雜志》曾有記載：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南人謂山入水處為磯，而黃人呼赤壁，訛為赤鼻。<sup>8</sup>

文中首先指出長江的流向是自北而南，其次寫赤壁磯，其次指出黃州人把赤壁訛為赤鼻。張耒不但寫「有山入江」，在〈離黃州〉詩中也說：「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sup>9</sup>這是他結束三年貶謫之後，從臨臯亭上船，橫渡長江，到對岸樊口泊舟所作，他在中流回望赤壁山，當時水位降低，見其山腳插入水中。類似的他人詩句和文章很多，可見宋明時期，赤壁山下就是長江，並無可疑，不過，他們所說赤壁山下的長江，並非今日之長江主流，而是長江的夾江，到後面第三節將有詳說。

黃州城，宋元明清以來，城址幾乎沒有改變。<sup>10</sup>圖01中央有黃州城牆，讀者從東門清淮門—南門一字門—西南門清源門—西門漢川門順序看下來，就可以發現城牆線。這座城是黃州府和黃岡首縣共用的，位於赤壁山之東，城的北半部和赤壁山相連，地勢較高，南半部地勢較低，可能創建於南宋，在明清陸續修護，據乾隆《黃岡縣志》換算，城周長為4,164.5米，<sup>11</sup>今已拆除。

<sup>8</sup> 張耒撰：《張太史明道雜志》，見顧元慶輯：《陽山顧氏文房叢書》，明正德顧元慶輯刊本，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之三（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21a。

<sup>9</sup> 見《張耒集》，卷5，頁66。張耒於紹聖四年（1097）三月至黃州，謫監酒稅礬務，元符二年（1099）冬離黃州，作此詩。是夜，作〈宿樊溪〉詩，有云：「黃州望樊山，秀色如可鑒。扁舟橫江來，山腳繫吾纜。」（《張耒集》，卷5，頁66-67）

<sup>10</sup> 宋朝以前的城池狀況，因時世太遠，資料不備，依照現地研究法「證據不足者，不予立案」的原則，不作討論。

<sup>11</sup> 王鳳儀修、胡紹鼎等纂、工正常續修：乾隆《黃岡縣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1b：「明洪武元年戊申〔1368〕指揮黃榮移築今處，十七年甲子指揮曹奉、永樂六年戊子指揮郭顯，相繼修理。周九里許，凡一千八百二丈八尺有奇，高二丈一尺，厚依山不可計，繚以濠塹，警舖三十，雉堞二千一百一十九，門四，東曰清淮，南曰一字，西南曰清源，西北曰漢川。」文中所言凡一千八百二丈八尺，明初記載可依周尺，每尺長0.231米，城周為4,164.5米。筆者以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上黃州城牆計算，周長約3,083米，不過地圖長度是平面的，考慮到此城有高低坡度的落差，因而正文中仍保留乾隆《黃岡縣志》的數據。

蘇軾貶官黃州時，據張耒《明道雜誌》所說，尚無城牆，居民也少：

而黃之陋特甚，名為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間為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蔓蒙密，綿亘衢路。<sup>12</sup>

這段文字要配合張耒的〈齊安行〉詩才更清楚：

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為城當樓櫓。江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稻官街旁。客櫓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湘。使君麗譙塗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聲，谷風穀穀黃鴉鳴。最愁三伏熱如甌，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遊。<sup>13</sup>

「江邊市井數十家」，應為臨臯亭，是臨江的碼頭區，並不在城內；東坡和雪堂，也是在城東隅外。即使如此，黃州城內外還是有葛蔓作明顯區隔。在蘇軾、張耒之前，劉敞（1019–1068）曾泊舟黃州臨臯亭，其〈黃州臨臯亭〉詩云：

春秋黃子國，楚越穆陵關。北屋皆編竹，孤城半踐山。岸泥觀虎迹，雲水暗荊蠻。三入承明客，那能鬢不斑。<sup>14</sup>

三、四句「北屋皆編竹，孤城半踐山」，與明清黃州城的形勢特徵完全相同，雖不言城牆，而已有城形。又，元豐六年（1083）九月張舜民訪問蘇軾於黃州，據其〈郴行錄〉云：

磯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崗，地形高下，公府居民，極於蕭條。<sup>15</sup>

所謂「磯」，即赤壁磯；所謂「州」，便是州城，雖不言城牆，仍有城形；而且「北附黃崗，地形高下」，與劉敞所說相同。即使指稱黃州尚無城牆的張耒，他也說：「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已見前

<sup>12</sup> 見張耒撰：《張太史明道雜誌》，頁18b–19a。

<sup>13</sup> 見《張耒集》，卷4，頁49。

<sup>14</sup> 見劉敞撰：《公是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第58–59冊，卷19，頁13b。

<sup>15</sup> 見張舜民撰：《畫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7冊，卷8〈郴行錄〉，「〔九月二十日〕壬戌〔1083年11月2日〕」條，頁1b–2b。

引)，「去治」，就是「離開府治」，百步，長約150餘米，也說明了黃州城和赤壁山相連的關係。圖03是明清黃州城的南北剖面，與宋人的描述完全相同，可見宋代以來的城址，並無明顯變化。

因此，後世有人主張宋城位置與明清不同，並不可信。持此說者，有明人袁中道，他認為「大都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故赤壁不依城」，所謂「稍下」，即臨近長江，「赤壁不依城」，指城上半部不與赤壁山相連；<sup>16</sup>顯非事實。至於乾隆《黃岡縣志》所說：「宋元遺築在今城南二里許。」<sup>17</sup>「宋元遺築」意為南宋及元人所築城牆，城南二里，已經接近長江，如果建城牆於此，與所有宋人詩文都相抵觸，臨臯、東坡、雪堂、安國寺位置都將錯謬，這是不可能的。

黃州市現在已無長江航運碼頭，〈黃岡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中所標出的「太碼頭」地名，位置在黃州城西南門清源門外、觀瀾橋北，明清詩文常見的齊安水驛，應即此地。清源門外的臨江區，在五萬圖上所見，市容仍很興盛，據明初製作的《寰宇通衢》一書，黃州水陸路分別有驛站，水驛名齊安驛，陸驛名臨臯驛，<sup>18</sup>臨臯驛應該就是著眼於臨臯亭居民繁盛而設的。

宋代的碼頭稱為臨臯亭，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能夠指出它的位置，但從宋人的詩文看來，臨臯亭的特徵有四：一、是主碼頭，二、在城外臨江之地，三、位於武昌樊口的對江，四、市況繁盛，曾建有紀念秦檜出生地的慶瑞堂。由於樊口在樊水入江處，位置明確，因此，臨臯亭碼頭應與太碼頭相離不遠。

黃州城外的長江，現在的寬度介於1,300米至2,200米不等，據范成大《吳船錄》所形容：「黃岡岸下素號不可泊舟，行旅患之。」陸游《入蜀記》也說：「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sup>19</sup>臨岸而泊都不可能，當然也不能小舟泛夜，所以蘇軾避開洪流，在赤壁山北的夾江中泛舟。

至於安國寺和東坡雪堂。

安國寺之名，已見宋人詩文，但現存安國寺及塔，乃是明神宗萬曆時所建，建成僅三十年，塔的上部五層已被強風吹毀，至清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

<sup>16</sup> 袁中道著：《珂雪齋遊居柿錄》，卷3，頁1141：「大都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故赤壁不依城。山木蓊鬱有野趣；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為闌闔，故少幽意耳。」

<sup>17</sup> 見乾隆《黃岡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1a。

<sup>18</sup> 見不著撰人：《寰宇通衢》，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4-1997年），史部166冊，「京城至湖廣布政司並所屬各府」，頁72a-73a。

<sup>19</sup> 陸游著：《入蜀記》，卷4，頁63。

始重修為今貌，<sup>20</sup>在衛星地圖上可見此塔（位於30°26'21.48"北，114°52'17.72"東）。《入蜀記》說安國寺「出城五里」，<sup>21</sup>而明清安國寺塔去城僅九百米，約僅二里。如果以「出城五里」計算，大約位置在五萬地圖黃岡關（30°25'26.04"北，114°52'50.35"東）的西北側江堤內，陸游所言，只能存疑。

雪堂在東坡，南宋時已被修建為觀光景點，《入蜀記》和《吳船錄》都有詳細記載，二書皆指出東坡的特徵是四面高中央低的平岡。筆者在衛星地圖上，以密集測線的方法，對黃州城牆以東五公里內的地面詳細檢討，只有兩處符合「四面高中央低的平岡」的條件，一處接近州城，一處稍遠。又據張舜民《郴行錄》所云：「晚食于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錢於州之城東隅地築。」<sup>22</sup>那麼，在上述兩個可能性中，接近城東南隅的這個選項應為優先，其中心座標可訂為30°26'55.27"北，114°52'20.11"東。

## 2、蘇軾到底認同不認同赤壁之戰發生在黃州赤壁？

不認同黃州赤壁就是曹吳戰場的人，在宋代已經很多，張耒就曾懷疑漢陽赤壁山才是戰處，<sup>23</sup>王十朋路過鄂州時也曾提出，<sup>24</sup>陸游《入蜀記》更大力主張蘇軾不認同赤壁之戰發生在黃州赤壁。<sup>25</sup>後人的說法不出於古人，就不列舉了。

<sup>20</sup> 見英啟修、鄧琛纂：光緒《黃州府志》，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3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卷4，李鈞簡〈勸修安國寺塔及疏濬城河文〉，頁3a-4b。

<sup>21</sup> 見陸游著：《入蜀記》，卷4，頁63。

<sup>22</sup> 見張舜民：《畫墁集》，卷8〈郴行錄〉，「〔九月二十日〕壬戌〔1083年11月2日〕」條，頁1b-2a。

<sup>23</sup> 見張耒撰：《張太史明道雜志》，頁21a：「按周瑜破曹公於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南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文中「復有赤壁山」之「漢陽」，乃北宋時漢陽軍，亦即鄂州，鄂州下屬有蒲圻縣，赤壁山在焉。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6，頁268：「蒲圻，州西南四百一十里，四鄉，有赤壁山、蒲圻湖。」按：張耒所指江流方位，殊不可解；但他指述曹公戰處乃在蒲圻縣的赤壁山，則甚明確。

<sup>24</sup> 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9，〈題一覽亭〉，頁341-42：「赤壁走阿瞞，功業炳鉛槧。」句下自注：「赤壁之說有四，在鄂之蒲圻者，是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敗曹公於是。」一覽亭在鄂州漕臺後山。今武漢市武昌區。

<sup>25</sup> 見陸游著：《入蜀記》，卷4，頁63-64。

其實，蘇軾在〈赤壁賦〉寫曹操釃酒臨江的時候，說「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方位十分清晰。三國時期的夏口，今為武漢市；武昌，在兩宋仍稱武昌縣，原隸屬鄂州江夏郡，南宋時曾隸屬升格後之壽昌軍，<sup>26</sup>位於黃州隔江之地，現在長江中還有一個小島，上建觀音閣（位於30°24'43.27"北，114°53'9.84"東），距今南岸約150米，南岸上就是武昌老縣城，今名鄂州市鄂城區。

〈赤壁賦〉與後來《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所說：「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覷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歡喜。」<sup>27</sup>十分相似；《三國演義》成書雖然在後，但「說三國」的傳承相當悠久，這兩段互文，未必蘇軾為先，說三國為後，不須強為分別。

除〈赤壁賦〉之外，蘇軾在其他詩文中也喜談赤壁與曹公周郎，其二是著名的《念奴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其三是〈與范子豐書〉說：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sup>28</sup>

<sup>26</sup> 見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88〈地理志四〉，頁2193-94：「鄂州，緊，江夏郡，武昌軍節度。……縣七：……武昌。」又，頁2198：「壽昌軍，下，本鄂州武昌縣。嘉定十五年，升壽昌軍使，續升軍。縣一：……武昌。」

<sup>27</sup> 羅貫中撰、王淑珍點校：《三國演義》（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卷48，頁273。

<sup>28</sup> 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50，〈與范子功六首（登州還朝）·七（以下黃州）〉，頁1452-53。蘇軾本段文字改寫自陳壽《三國志·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武帝紀一〉，頁30-31。裴松之注引《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其四是〈記赤壁〉一文說到：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sup>29</sup>

雖然蘇軾總以疑問句來帶過話題，但是，說他「津津樂道此事」，則絕不可否認。而且，他身畔親密往來之人，如蘇轍、張舜民，也都「津津樂道此事」。蘇轍只在元豐三年（1080）五月來探望兄長幾日，而所作〈赤壁懷古〉即云：

新破荊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已共長江嶮，百勝安知赤壁焚。<sup>30</sup>

前兩句先敘夏口，承接兩句再敘赤壁焚，很明確的是以黃州赤壁為戰場。又其〈黃州快哉亭記〉云：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sup>31</sup>

這篇文章是在元豐六年（1083）十一月一日寄題的。長洲之濱，就是赤壁；故城之墟，就是黃州城，亦即〈水調歌頭〉所稱「故壘」。這不就說明了他們兄弟見面時所談的就是赤壁戰爭故事嗎？

如果一個人一生中只有四次寫到黃州赤壁，四次都和赤壁之戰連結，兄弟朋友短暫的會面，談話也聚焦於此；讀者還認為他完全不認同黃州赤壁就是火攻戰地，那麼，問題就是在讀者了。

### 3、「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天文問題

在這個命題裡，日期是確定的，就是元豐五年七月十六日乙未，以《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sup>32</sup>換算成西曆，是1082年8月12日，換算成儒略曆

<sup>29</sup> 見《蘇軾文集》，卷71，〈記赤壁〉，頁2255–56。

<sup>30</sup> 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0，頁226。

<sup>31</sup> 見蘇轍著：《樂城集》，卷24，頁512。

<sup>32</sup> 簡錦松編撰：《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電子書版），開放網路免費下載，網址：<https://see.org.tw/calendar>。



(Julian Day) 是 2116482，只要利用天文程式 Starry Night 或 Stellarium，就可以查出當夜的月相。這一夜，月出地平的時間是黃州本地時 19 點，方位角是 95 度 24 分，因為赤壁山有高度，要考慮從赤壁山西面看到月出於東山之上的條件，赤壁山最高點才 86 米，南北也不是很長，高度超過五十米的部位，才只有 600 米長，小舟只要稍作移動，就不難看到月亮，所以設定為 20–30 度就可以了（參見圖 04〈月出於東山之上地形剖面圖〉）。

依據這兩個軟體，月亮升高到 20 度，是黃州地方時 20 點 36 分，方位角 107 度 53 分。月亮升高到 30 度，是黃州地方時 21 點 27 分，方位角 115 度 59 分。月出之後，向西南流動，一直到「不知東方之既白」時，大約是黃州地方時清晨五點前後，月亮即將西沒，方位角在 258–261 度之間。

蘇軾說：「徘徊於斗牛之間」，是正確的。「斗、牛」指分野的方位，是古人的天文常識，東漢班固《漢書》即說：「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又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sup>33</sup>不過，《漢書》的說法中缺少了吳越到嶺南中間的地帶，《舊唐書·天文志》加以補充：

南斗在雲漢之下流，當淮、海之間，為吳分。牽牛去南河寢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sup>34</sup>

以現代地圖來看，古人所謂的吳地分野，大部分在黃州的正東及東北，也就是在 90 度以北，而這天晚上月出地平的方位角是 95 度 24 分，到了三十度的可視位置，已經是東南方 115 度 59 分，在牛宿北境。所以，「徘徊於斗牛之間」，泛指月出之後，行經東南方位，符合實境。<sup>35</sup>

<sup>33</sup> 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28 下〈地理志八下〉，頁 1666、1669。

<sup>34</sup> 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36〈天文下〉，頁 1316。

<sup>35</sup> 但是蘇軾另一次說「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就有問題，見《蘇軾文集》，卷 12，〈秦太虛題名記（并題名）〉，頁 398–99 云：「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這一日是元豐三年八月六日（1080 年 8 月 23 日，儒略曆 2115763），由 Starry Night 計算，黃州本地時 18 點，月高 31.4 度，位於〔下轉頁 10〕

## 二、赤壁山北夾江的存在與黃州北方之沙洲變化

宋人詩文一致指出赤壁山下就是江水，然而今日所見卻都是陸地，其實，不止現代所見如此，晚清馬徵麟《長江津要》已說：「黃州赤壁，舊側江濱，今其下為湖，湖外為洲，去江數里。」<sup>36</sup>因此，要了解蘇軾赤壁泛舟的問題，必須從古今水文變化入手。本節首先利用近現代的多種地圖，考察最近一百年來的江水與沙洲變化，確定本區沙洲有向赤壁方向南移成陸的現象。然後在下一節，利用宋元明清的詩文記載，指出赤壁之下，本是長江夾江，這條夾江，正是黃州北上的主要航道。

本文採用三種地圖，第一種是湖北省陸地測量局從民國三年(1914)起測繪的《湖北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第二種是衛星地圖 Google Earth Pro；第三種是電子地圖，選擇了現今最常用的 GoogleMap、天地圖、百度地圖等。Google Earth Pro 可以標記、加註、繪線、層疊，用為主要工作平台；GoogleMap、天地圖、百度地圖記載了現代地名，〈天地圖〉還可以配合「兩步路.App」使用，都是古今對照的必要工具。

《湖北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中，取用了與本區直接相關的三幅：(1)中華民國八年五月縮圖，廿一年七月製版的〈湖北省黃岡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2)中華民國六年五月測圖，十九年十一月製版的〈湖北省團風五萬分之一地形圖〉，(3)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縮圖，十九年二月製版的〈湖北省葛店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圖中資料的年代，距今約一百餘年。

早期地圖比較令人疑慮的是精準度的問題，筆者利用古今地名對應的方法，做了檢核，例如：〈黃岡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中，安國寺塔、鄂州觀音閣，都是現存古蹟，武昌縣的樊山、樊口、黃岡縣赤壁山，以及赤壁北方灘地邊緣

〔上接頁9〕

西南213度；19點，月高23.4度，位於西南225度，月高13.6度，位於西南235度，9點14分月沒於245度。因為是在上弦之前幾天，月早早就西落，文中「月出」二字，不是指月亮從地平升起，而是說天黑時月亮已經在房、心間。但這樣仍有問題，據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7〈天官書〉，頁1330，說：「房、心，豫州。」《漢書》，卷28下〈地理志八下〉，頁1663，說：「宋地，房、心之分野。」豫州、宋地，在黃州的北方，而當時的月位在西南，與北方的房、心無關。

<sup>36</sup> 見馬徵麟：《長江津要》，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清光緒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排印本，第12帙，第24冊。按：五萬地圖與馬徵麟時代相近，圖中磯窩湖，一名雞窩湖，應即馬氏所指之湖。

的潘家灣、龍王廟、郝城寺、禹王城，這些地名都是明清沿用至今，都是很好的檢驗標竿。〈團風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則是以沿長江兩岸的村莊作檢驗，江水西岸自北而南有龍王廟、棠立朮、袁家徑、三江口、孫家林、黃柑山、郭家溝等村；江水東岸有江咀、唐家渡、李家灣、許家灣；以及圖中央的鄢家水口、堵城、楓香礮、韋家涼亭；圖東側的松陽舖、馬家街、羅家溝、團風、鵝公項，這些也是老地名沿用至今。〈葛店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則是以七磧湖和南磧湖來檢測，這兩個湖泊，不論形狀、位置都與現在情況十分相近。通過這些檢驗，可以證明這三幅圖基本上是準確的，當然，在使用地圖時還是需要專業技術，筆者有二十年現地研究經驗，已經具備了熟練的專業技術。

接下來，就可以比較百年前後的長江水行與沙洲的變化。本文的處理方法是，先介紹 S 形河漫灘變化原理，然後解說蘿藦洲—團風及威磧港—三江口之間的水文變化，接著才討論雅淡洲河道以南到赤壁山之間灘地的古今之變。

### 1、S 形河漫灘變化原理

凡是江流呈現 S 型河漫灘時，S 型中的凸出面有泥地淤漲之增，凹入面有流刷傾側之險。以山東德州市北方的老君堂至吳橋縣之間的衛河（京杭大運河的南運河段）為例，此段河寬僅 18–22 米不等，河水攜帶的泥沙不多，但沖擊凹入一方的力量仍很明顯，因此，在短短 8.6 公里之間，我們的考察隊伍就發現了黃泥丁險工、豐樂屯西險工、第三店險工、南口子險工等四處河防石隄。

當凹入岸受到沖刷的同時，從上流帶來的泥沙，也在凸出的一方進行積沙作用。以福建南安縣山美水庫上游的一處 S 形河漫灘為例，我在每一個凸出面都標記了 GPS 位址，自北至南依次是：「25°15'18.55" 北，118°23'50.07" 東」、「25°14'50.05" 北，118°23'54.24" 東」、「25°14'29.96" 北，118°23'36.55" 東」、「25°14'17.00" 北，118°24'13.92" 東」，在數字的前端，可以看到明顯的泥地淤漲之增，如圖 05 所見。

凸出面的泥地淤漲之增，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河流往往會自主的進行截彎取直，茲以南京以東、燕子磯以北的長江沙洲與河道變化為例。圖 06 是一百年前測繪的〈江蘇省葛塘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當時長江主流在八卦洲的西、北、東三方通過，河寬約 1,800 米至 1,000 米不等，其中卸甲甸義渡局水面 1,750 米，通江集義渡局水面 1,114 米。至於燕子磯下方的河道，只是夾江，燕子磯渡寬 420 米，燕子磯東方的外新溜一帶水面最窄，只有 270 米，由於它是夾江，從南京龍江驛經由觀音門東下的航路，都由此夾江中通行，夾江口的對岸，就是明清六合縣瓜步巡司的駐地。

百年來八卦洲的沙洲活動持續增長，現在主客異勢，洲西北東三面的河道縮小，少數較寬之處雖然仍有1,000米，多數僅能維持500–700米，狹窄處只有300米，反而成為夾江。長江主動的進行了截彎取直，燕子磯下的古代夾江，變成新的主流，江寬一般都在1,000米以上；單是燕子磯下，江寬就達1,280米，見圖07。

## 2、蘿藦洲—團風及戚積港—三江口之間的水文變化

黃州以北的江流與沙洲變化，也十分明顯。

在本區中，長江自上游奔騰而下，至此折而南行，出現了大型的凸出面，泥地淤漲之增，向東推到團風鎮、向南推到赤壁山前，形成廣闊的沙洲與夾江活動。首先請看圖08，請從左上角長江上游，向右及向下檢視：底圖採用Google Earth Pro，讀者可以看見現代的江、洲實況。左側現代長江主流，寬度介於970米至2,200米之間，長江主流之東，凡沙洲與沙洲間、沙洲與江岸間的水道，現在都稱為夾江，寬度從150至220米不等。

藍色線是民國初年的狀況。筆者以〈葛店〉、〈團風〉、〈黃岡縣〉三圖為疊層，但是，並沒有將疊層的畫面印出給讀者，而是以手繪方式，描取百年前地圖的江線和沙洲線，以藍色表示。有名稱的沙洲共有三處，自西北向東南，依序是蘿藦洲（今名李家洲）、小洲、雅淡洲（今名鴨蛋洲）。百年前，現在的長江主流只有800至1,500米寬，可是，從長江上游而來，流經蘿藦洲、小洲之北，進入團風鎮前的江水，江寬從1,200米至1,400米不等，比現在的長江主流更大。蘿藦、雅淡兩洲之間的江寬介於750至900米，小洲與淡雅洲之間的江寬介於800–1,000米。淡雅洲南面的江寬介於600–800米。從這些現象推算，更多年以前，長江主流應該是從團風鎮前流入，然後在雅淡洲南流出，當時淡雅洲南的河道，應比五萬圖中所見更寬。千年變化至今，江水已經自主做了截彎取直，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長江主流，是貼著西岸南下。

團風鎮，是自古從黃州往湖廣省城及河南光州兩條陸路的重要一站，<sup>37</sup>在團風鎮西北方、李家塢河口、今馬驛村一帶，明、清兩朝都設有李坪馬驛（約在

<sup>37</sup> 見不著撰人：《寰宇通衢》「京城至湖廣布政司並所屬各府」：「巴水驛，六十里至臨阜驛，六十里至李坪驛，六十里至陽邏驛，六十里至將臺驛。」（頁73a）臨阜驛就是黃州。黃汴撰：《一統路程圖記》，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66冊，卷6，〈十三，正陽至湖廣漢口路·又由光州官路至漢口〉，頁11b–12b，光州二百四十里至麻城，麻城一百十里至團風。

30°38'12.39" 北，114°50'9.73" 東一帶)。團風在這個 S 型河漫灘活動中，因為是凹入的一方，江岸峻整，浮沙刷盡，千年來堅守在幾乎不見改變的岸線上，迎接長江主流和當面逼來的大片沙洲。

長江上游來的洪水，不斷的向團風與赤壁兩方向推移沙洲，使得沙洲與沙洲之間的間隔、沙洲與團風間的間隔，都大幅減小。蘿藦洲西面現在的長江岸，比起一百年前，向東退後了 550 至 1,600 米不等，小洲也向團風鎮方向移動了千餘米，一百年團風鎮前方的水面還有 1,300 餘米寬，現在只剩下 140 米。

除了沙洲變化之外，長江西岸也有局部變化，例如宋代的戚磯港本在江岸，<sup>38</sup>但在〈葛店圖〉中所見，百年前的戚磯港與江岸的距離已經有千米之遙，從〈葛店圖〉到現代，又向東推前約 700 米，形成了圓弧狀的新江岸。至於宋明詩文中常見的三江口，本來是三條最寬河道的會合口，隨著沙洲之間夾江河道縮小，航路改變，它的地位也益形減退。民國時期，在三江會合口之南約二公里的長江西岸，還有三江口守備司。

### 3、雅淡洲江水以南到赤壁山之間灘地的古今之變

長江上游的洪流也南下朝赤壁方向壓迫。

雅淡洲南面和赤壁北方的沙洲中間的江流，一百年前所見的江寬是 800 米，現在縮小成 100 米。而赤壁山以北的沙洲和夾江，現在變成比沙洲更堅實的陸地。不過，即使已經積沙成陸，據清人乾隆《黃岡縣志》、光緒《黃岡縣志》，仍然記載著這個區域內有大量湖泊，而且，夏秋水漲時，全區經常淹沒，到光緒間仍然發生。

為了解赤壁山以北的沙洲區，筆者再作成圖 09。圖中的橙色線是居民線，這也是明清老路，沿線仍有大量村莊沿用明清時期老地名，省道 312 就沿著這條橙色線以西數百米處修築；居民村落的西邊，就是宋元明清的老江岸。筆者以韋家涼亭為中點，向東延伸二公里，向西跨過長江，到長江西岸老堤，畫了一條東西線，用來檢查此區的地形剖面(見圖 10)。明顯的看出，上述居民線的海拔，比沙洲成陸的地面為高，上下落差約 7-10 米。

---

<sup>38</sup> 宋代的戚磯港，位在七磧湖的入江口。磯乃臨江之小山，七磧湖口的今吳家墩村，有南北兩個小磯，戚磯港應在其內，以 30°35'29.21" 北，114°47'32.52" 東為代表。

從居民線上的韋家涼亭西邊，到長江岸邊新堤之間這塊寬約3.5公里、海拔約21米的灘地，原來本是沙洲和夾江。從北宋到現在，千年來江水和浮沙不斷的沈積、加厚、乾涸化，而變成現在所見的陸地。

回顧百年前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在這個區域裡還有雞窩湖(磯窩湖)、長落湖、枕頭湖、火溝湖、甘露湖、斧塘湖、官湖、沈船湖，現在只剩下沈船湖還保留一點點遺跡，其他都已經成為陸地。換言之，江水的積沙運動在這片地面上經過了長期的活動，由北而南，都受到許多影響，而愈向南方，愈形嚴重，正因如此，雖然北方三洲仍保留沙洲和夾江之形，而從雅淡洲南方江流以南，到赤壁山以北的區域，已經完全脫離了沙洲的形態，成為厚實的地面。

### 三、宋代黃州北行之航路及其後來變化

如前所述，從北宋蘇軾貶官黃州迄今，已超過一千年，赤壁山以北的沙洲變化，迷惑了今人的認知。其實，從宋代至清初的航行記載中，都顯示這裡有一條夾江。

夾江，是古人對大江被沙洲分隔的窄流所給予的專有名詞。當江面上出現大型沙洲，江水被沙洲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或一分為四，其中流量最大的乃是主流，稱為大江；流量較小，不能成為主流的河道，皆稱為夾江。大江之上，風狂流急，危險度高，所以古人行船都盡量貼近岸邊，有時還不得不因應著水流，拋江到對岸才繼續航行，「拋江」一詞，也成為大江行船的常見用語。而行舟者最喜愛的水道，就是夾江，可以避險，如張耒詩〈離富池望廬岳，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所云：「舟隱長江逢夾口」，<sup>39</sup>可為代表。

在宋元明清的舟行記載中，「出夾、入夾、泊夾中」等用語屢見筆端，特別是陸游《入蜀記》，下面是陸游經過的當塗縣一處夾江：

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sup>40</sup>

<sup>39</sup> 見《張耒集》，卷22，頁392。不過，富池到江州之間並沒有夾江，也沒有形成夾江的可能。

<sup>40</sup> 見陸游著：《入蜀記》，卷3，頁42。姑熟，又作姑孰，皆常見。

姑熟溪是太平府(今當塗縣)南門外的溪流，出了姑熟溪口，有江心、太興、幸福三洲組成的大型沙洲，阻隔了長江主流，沙洲與江岸之間所形成夾江，適合航行，與赤壁、團風間的情況相似。不過，陸游說「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自此出大江」，其時大信口在東梁山下，<sup>41</sup>而現今的沙夾出口距離大信口尚有四公里。換言之，在江水向東推移之下，現代的沙夾在大信口前四公里已出大江，並非到東梁山下才出夾。古今江水變化的規則，這也是一例。

### 1、陸游《入蜀記》挽行赤壁山北夾江的記事

赤壁以北的航道與夾江的存在，《入蜀記》講得很清楚：

〔八月〕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

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sup>42</sup>

陸游於乾道六年(1170)，自紹興家中往任夔州通判，沿途寫下了《入蜀記》，是詳細的江行日記。上引的三段文字，指出了六點：

第一，挽船：自黃州北上逆江而上，夾江無風，須用撐夫挽船。

第二，自赤壁磯下過：挽船的撐夫由磯下過，即指江路由赤壁磯下經過。

第三，是夾江而非大江：從赤壁磯挽行十四、五里，才能「復出大江」。

第四，夾江仍是江：這條挽船水路仍稱為「江」、「江面」。

第五，夾江靠近居民線：陸游稱岸上有「漁家相映」，符合沿居民線行走的狀況；又說「隔江岡阜延袤」，居民線上的地形已高出沙洲灘地7至10米，陸游身在舟中，視覺落差更大，遠岸又時有小山小岡起伏，因有此語。

第六，復出大江：夾江出口注入雅淡江南側的江流，陸游以「復入大江」來形容，因為古人都把長江主流稱為大江，換言之，當時長江主流乃是雅淡洲南側的江流，與前文所說可相驗證。

<sup>41</sup> 黃桂修、宋驥纂：《太平府志》，清康熙十二年(1673)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重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6，頁13b：「東梁山汛地，大信河，內通太平府，下至采石磯汛地四十里。」

<sup>42</sup> 見陸游著：《入蜀記》，卷4，頁65。

以上，就是陸游從赤壁山向北，在夾江中，挽船十四、五里，復入大江之所見，所以他總結說：「自離黃，雖行夾中」，由此可以證明，赤壁以北之航路，乃是夾江。

圖11再以 GoogleEarth Pro 來標記陸游的行程。圖中以白色帶箭頭的線條，標出了陸游的行船路線，「0818黃州」標記，指八月十八日至黃州泊宿，「0820赤壁下」，指八月二十日挽船由赤壁山下經過；「0820復出大江」，指挽行十四、五里結束之處，其處今有鄢家水口。「0820戚磯港」，指八月二十日夜泊於此。以衛星地圖實測陸游在夾中的挽行里程，從赤壁山下至鄢家水口約10.3公里。<sup>43</sup>結束這段夾江內的拉繃之後，進入大江，然後向西北航行，經過三江口，到戚磯港夜泊。三江口和戚磯港這兩個泊船點，直線距離約4.7公里，<sup>44</sup>相去不遠，但陸游自南向北航行是逆流，約需兩個小時。從古人旅行詩文來看，戚磯港主要接受自南向北的船隻；三江口主要接受上游自北方南下的船隻。

## 2、其他宋人詩文中的黃州北向航行經驗

陸游的行舟路線並非孤證，在景祐三年(1036)已有北宋歐陽修走過，見其《于役志》：

丙寅〔八月二十一日，1036年9月13日，2099713〕，至于黃州。

<sup>43</sup> 《入蜀記》所記里數並非實測，不可作為準確數據，但仍具參考價值。如「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卷2，頁42)實際上是12.06公里。「〔六月三日，〕午後，至秀州崇德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卷1，頁7)實際上為10.77公里。「〔八月十四日，發富池，〕……拋大江，……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卷4，頁60)文中說十五、六里，實測從富池驛先拋江過東岸，然後順東岸逆浪行，全程約10.18公里。此處說「十四五里」，今日實測從漢川門外的赤壁山下至鄢家水口約10.3公里。不過，雅淡洲南側這條江流，古今寬窄變化很大，江岸位置也不能確定，此處推算的10.3公里也僅能作為參考。

<sup>44</sup> 見鍾桐山修、柯逢時纂：光緒《武昌縣志》，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34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卷1，〈山川〉，頁15a-16b：「得磧磯港，磧磯、南磧二湖之水由華容鎮北東流注之。又南少東八里，洲盡，得三江口，復合流。」據此則為八里，與實測的數據相近。



丁卯〔八月二十二日，1036年9月14日，2099714〕，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為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八月二十二日，1036年9月15日，2099715〕，次雙柳夾。<sup>45</sup>

文中次泊的地點，黃州、漆磁、雙柳夾，與《入蜀記》小異而實同。「夜登江澳」，即赤壁磯；漆磁，即戚磯港。戚磯港地名同音字很多，在文獻中還有「七磯、七磧、磧磯」等名稱，與歐陽修所稱「漆磁」，同樣是一音之轉。農曆八月仍是高水位，歐陽修夜晚逆流北上，先經赤壁磯，夜泊戚磯港，與陸游的航路相同。

再說張耒，他曾經謫宦於黃州三年，事後又兩度被安置及授職到黃州，本來應該是最好的資料提供者，可惜沒有。他第一次來黃州是從宛丘南下，經麻城縣，走的是陸路，完全未記水情。<sup>46</sup>當他離開時，是先渡江到對岸的鄂州，再向下游南行，經由江州而去，對於北行航線沒有幫助。他的〈齊安春謠五首〉第四首專詠赤壁：「赤壁磯前江急流，周郎功業莽悠悠。惆悵沙邊雨中樹，無言供作古今愁。」<sup>47</sup>「赤壁磯前江急流」七字，雖然可以作為赤壁山下臨夾江之證，但是也可以被解釋為大江主流。古詩的語言往往不夠精確，這一點不能不予考慮。

其次，張舜民也很可惜，他從江州到黃州訪問蘇軾，元豐六年（1083）九月二十日到黃州，連日應酬遊覽，然後溯行長江，再繼續經漢口到湖南赴任。因此，他何時離開黃州，如何航行，經過哪些地點，在所著《郴行錄》應有記載。可惜《郴行錄》中間有原始缺頁，前一段才寫他九月二十五日尚在黃州與蘇軾談話。下一段就跳頁到身在鄂州城（今武漢市武昌區），然後是十月四日的日記，中間部份失傳了，所以也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當時還有蘇轍，也在稍早元豐三年（1080）從江州來到黃州，然後原路返回江州，所以沒有寫到赤壁以北的情況。

<sup>45</sup> 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元刊本，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集部第45冊，卷125，《于役志》，頁6b。

<sup>46</sup> 張耒自麻城縣陸行而南，在團風之李坪驛過夜，次日即到黃州。見張耒撰：《張太史明道雜誌》，頁19b：「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逾蔡，由蔡道光，乃至。……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

<sup>47</sup> 見《張耒集》，卷31，頁537。

南宋時，王十朋於乾道元年(1165)從饒州移知夔州，他從饒州到鄂州之間所走的是陸路，所以，雖然已經走到黃州對岸的鄂州武昌縣，也在江邊的武昌驛館住了兩日，卻沒有登上黃州。<sup>48</sup>乾道三年(1167)七月他自夔州移知湖州，回程時經七磯(即戚磧港)、泊黃州，作〈游東坡十一絕〉，<sup>49</sup>從經過七磯來看，他的行舟路線，有可能和陸游相同，可惜在黃州所作的詩篇中，都在懷古、感歎，沒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描寫。

其後，范成大於淳熙四年(1177)，自成都返回蘇州的途中經過黃州，則確定是與陸游相同航道。據《吳船錄》所載，范成大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從漢口出發，航行一百八十里，到三江口泊宿，屬於下行的正常航速，陸游自蜀中回程，也是一日就到三江口。<sup>50</sup>次日早晨，范成大進入夾江，經過赤壁山下，到黃州臨臯亭泊舟：

庚寅〔八月二十三日〕。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臯亭下。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見所謂「亂石穿空」及「蒙茸」、「巉巖」之境，東坡詞賦微夸焉。<sup>51</sup>

文中雖然嘲笑了蘇東坡詞賦的用語「微誇」，而所述的情景，可確定是由赤壁山下經過，可見他的航行路線與陸游相同。記此文時，他尚未登岸，必定是船行夾江，接近赤壁山，沿山下航行到大江旁的臨臯亭，才能作出仔細的觀察。

除了以上所述，南宋以降，舟行經過赤壁山下的詩文還不少，例如張孝祥(1132–1169)〈史警序〉一文說：

余自荊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黃州二十里，扁舟溯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無恙，命酒相勞苦，略赤壁，泊黃岡，望武昌西山。<sup>52</sup>

<sup>48</sup> 見《王十朋全集》，卷19，〈望黃州〉，頁340：「肩輿萬松嶺，鼓楫蘆花洲。忽見江上山，人言是黃州。懷人望雪堂，讀記思竹樓。二豪不復見，大江自東流。」蘆花洲即武昌縣一側的沙洲，今名蘆洲。

<sup>49</sup> 見《王十朋全集》，卷24，頁451–53，〈七磯〉、〈黃州〉、〈游東坡十一絕〉。

<sup>50</sup> 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10，〈泊三江口〉，頁808：「遲明離武昌，薄暮次黃岡。勿言觸熱行，一雨三日涼。北窗荻蕭蕭，南窗江茫茫。」

<sup>51</sup> 見范成大撰：《吳船錄》，頁228。

<sup>52</sup> 見張孝祥撰：《于湖居士文集》，宋刊本，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51冊，卷15，頁5b–6a。

文中「未至黃州二十里，扁舟溯浪來迎者」，因為小舟不宜進入大江，走的應是夾江，其停泊等候的位置離黃州二十里，因為從臨臯亭到赤壁山下尚有二里，因而其距離恰與陸游「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挽行十四、五里」、「復出大江」之數相似。最後「略赤壁，泊黃岡，望武昌西山」，指航路經過赤壁山下，再到黃州，黃州碼頭正對武昌西山（即樊山）。

袁說友（1140–1204）〈日暮遇逆風，泊赤壁〉云：

赤壁磯方到，黃州路未遙。辛勤四十里，跋涉兩三朝。戢戢牛羊下，間間鷗鷺驕。忍將今歲月，容易客中銷。<sup>53</sup>

袁氏於慶元五年（1199）自四川制置使下任，歸自成都，正月十六日經過黃州，此詩作於前一日。既然先泊於赤壁，黃州路已未遙，可見他的航線，同樣是陸游、范成大曾行的夾江。正月雖是水位最低的月份，夾江仍可通航。

這條夾江的航道，還有一個鐵證，就是途中有一個地名「吳王峴」。南宋羅與之〈舟次赤壁〉云：

吳王峴畔泛川流，赤壁磯頭半日遊。勝地空餘豪傑迹，扁舟不載古今愁。極知風景終無異，莫念天時逝不留。往事傷懷長太息，靜看江雨沒浮漚。<sup>54</sup>

「峴」是指小型山間的嶺上通道，在朝鮮時代使用得很多，也可以指高地。圖09中，筆者曾經以橘色線繪出赤壁以北、灘地東側的居民線，線上有許多老村，其中有禹王城（30°29'30.85"北，114°52'55.98"東，有今人所立禹王城牌坊），就是吳王峴之訛。吳王即楚漢相爭時的吳芮，以後地名變化很大，又稱為女王城、禹王城，「吳」、「禹」、「女」都是一音之轉。又有「邾子城」、「邾子祠」、「余家祠」，指楚宣王滅邾之古史。<sup>55</sup>本詩中，既然羅與之把吳王峴列為舟次赤

<sup>53</sup> 見袁說友：《東塘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第64冊，卷3，頁14a，一作〈舟發黃州，連日遇逆風泊赤壁〉。袁氏經過黃州的日期，見同書，卷7，頁1a〈上元次日，至黃州遇雨〉。

<sup>54</sup> 見陳起編：《江湖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57冊，卷61，羅與之《雪坡小藁》，頁1b。

<sup>55</sup> 見洪良品：《東歸錄》，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7帙，頁13b：「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顧黃公景星〈邾城考〉云：『黃州邾城者，楚宣王滅邾徙其君寓之，漢因名邾城。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之，黃祖使甘  
〔下轉頁20〕

壁的途中一站，可見他的航行路線與陸游相同，此間確實曾有夾江，也得到一個明證。

### 3、元明至清初詩文中黃州北向的航行經驗

到了元明時期，這條宋人航路是不是還在使用？

元明間人孫蕢(1334-1389)自漢陽下行，一夕舟至黃州，其〈次黃州〉云：

日落放船鸚鵡洲，漢陽烟白樹幽幽。江豚數起浪花夕，野鶴一聲山木秋。帆影掠雲過赤壁，櫓聲搖月下黃州。何因散髮林皋下，得似蘇仙爛漫遊。<sup>56</sup>

從漢陽到黃州，號稱順流一百八十里，半日或一夕到達，是常見之事。不過，前文所見范成大、陸游都在三江口就宿泊了，孫蕢從日落時分自鸚鵡洲開航，夜至黃州，當他經過赤壁時，必定是後半夜了，所以「帆影掠雲過赤壁，櫓聲搖月下黃州」之句，值得注意，因為從赤壁山下向黃州臨臯亭，雖然距離不遠，方位乃是向西，舟行迎著西斜之月，「櫓聲搖月下黃州」，確是實景，可見他所行駛路線，仍是這條夾江。

明王廷相(1474-1544)〈舟及團峰，以事復回黃州〉：

湍發齊安城，野憩團峰坂。簡書申巽命，造次促權返。中夜凌迴江，侵晨見南巘。推篷納升旭，覽勝紛可辯。崑桂霞影蕩，江籬露珠泫。時物豈不麗，滯旅興莫展。<sup>57</sup>

由於團風到黃州之間的江路上，並沒有其他的山，詩中的「南巘」及「巖桂」，應指赤壁山，以此推論，王廷相的航路應由宋人所行夾江。

〔上接頁19〕

甯為邾長，吳赤烏四年，陸遜嘗以三萬人戍邾，晉屬弋陽郡，庾亮鎮武昌，與西陽太守樊峻守邾城是也。其後為石虎將張格所陷，城遂廢，今在黃州城西北，俗名女王城。』洪良品為黃州人，舊居道觀河之龍岡山，同治二年移居沙河鎮回車書院側。

<sup>56</sup> 孫蕢撰：《西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1冊，卷6，頁10b-11a。

<sup>57</sup> 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10，頁145。

萬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寫道：

泊團風，見麻城諸山。過赤鼻磯，非赤壁也。<sup>58</sup>

袁中道是在本年三月十七日離家，泛舟東遊。前一日船泊團風，北望麻城諸山，次日南下，過赤鼻磯(他反對稱赤鼻磯為赤壁磯)，是日，泊於黃州城下。他的詩集中還有〈李坪遇郝生〉、〈過赤壁〉、〈泊黃州〉三題連寫。<sup>59</sup>由此可見，明人仍在用宋人所通航的這條夾江水路。不過，由於三月還在低水位期，赤壁山與夾江之間，相距稍遠，所以袁中道也在其〈東遊記·記九〉云：

赤壁原在嘉魚，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如舟者也。內有子瞻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去江稍遠。<sup>60</sup>

「蜀雪未漲」，指大江水位尚低，「去江稍遠」，指夾江內之水不多也。

清康熙時人周起渭(1665–1714)〈避風赤壁，登蘇公亭放歌〉，首四句云：

今日江頭風勢苦，黑雲從風散為雨。波聲撼塌郝子城，濤頭逕射白龜渚。<sup>61</sup>

郝子城，已見前文關於吳王峴、女王城、禹王城之討論。白龜渚，在赤壁磯下。從他敘述的地名順序「郝子城—白龜渚—赤壁」而言，這條航線也是經由前述夾江。

方象瑛《使蜀日記》，記載他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經過黃州時，所云：

〔二月〕二十三日，經團風鎮，至黃州赤壁、白龜渚，皆舊遊，以病未登。二十四日，過武昌縣，至蘭溪驛。<sup>62</sup>

他也是從團風鎮南行，進入夾江，經赤壁山和山下白龜渚，晚泊於黃州。次日，拋江到對岸的武昌縣，再向下游而去。

<sup>58</sup> 見袁中道著：《珂雪齋遊居柿錄》，卷3，頁1141。

<sup>59</sup> 三詩俱見袁中道著：《珂雪齋集》，卷1，頁25–26。李坪，指團風鎮的李坪驛。

<sup>60</sup> 見袁中道著：《珂雪齋集》，卷13，頁571。

<sup>61</sup> 見戴昌言修、劉恭冕纂：光緒《黃岡縣志》，清光緒八年(1882)刊本，收入《新修方志叢刊·湖北方志之一》(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卷2〈地理志·古蹟〉，頁23a。

<sup>62</sup> 見方象瑛：《使蜀日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7帙，頁8b。

從以上的例證來看，赤壁山北這條夾江，到清康熙時都在通航。不過，宋人只有陸路才走團風，宿李坪驛，江行則停泊在戚磯港和三江口，再由三江口直接出入夾江，不經團風；到了明清時期，舟行已經由團風，並且改泊團風了。可見沙洲變化之後，今日所見的長江主流已經逐漸形成，而團風鎮前的江面收束，從主流變成夾江，遠行船乃選擇在此夾江航行與宿泊。

#### 4、清代中期以後，赤壁山北之夾江淤塞，航路改變

此後，隨著赤壁山北的夾江逐漸為積沙所淤，清人的江行正路，改為行駛現在長江主流的西岸，再利用鄂州武昌縣側的蘆洲和得勝洲之間的小夾江，進入樊口、武昌縣，<sup>63</sup>不直接到黃州了。例如道光六年(1826)正月，黃勤業經由武昌縣北上，便由此路。見其《蜀遊日記》：

二十五日，布帆風穩，過黃水港，至南溪，又南過巴河，至武昌縣。二十六日，曙霞初明，放舟早行，三江既過，乃泊鵝市。<sup>64</sup>

此時赤壁山前全是陸地，黃氏由現在的長江主流，經武昌縣城到樊口，仍走得勝洲、蘆洲夾江，出夾後，經黃柏山隄、黃子磯，過三江口，最後泊於鵝市，因為他在二十七日已過青山、到漢口了，鵝市應是上流的木鵝洲。全程都沒有在黃州一側。

以上，對從宋代至晚清經過黃州之北的詩篇，做了系統的整理；關於赤壁山以北夾江航路的古今變化，已經非常清楚了。

## 四、結論

陸游和范成大經過黃州時，都指出黃州長江主流無法夜泊，蘇軾如何能夠泛一葦之小舟，載三五之飲者，整夜遊於赤壁之下？

<sup>63</sup> 關於武昌縣到三江口的長江西岸江路，光緒《武昌縣志》，卷1，〈山川〉，頁16a，曾有記載：「又二里為黃子磯，右逕黃柏山隄，又南迤西十里為蘆州，又十里為得勝洲，又南少東五里，至樊口。樊湖之水由樊港東流注之。北對黃州府城。」

<sup>64</sup> 見黃勤業：《蜀遊日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7帙，頁2b。

本文以現地研究法，全面梳理宋、元、明、清關於黃州赤壁的記載，<sup>65</sup>在民國初年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現代電子地圖、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的驗證下，取得蘇軾「泛舟遊於赤壁之下」的精準詮釋，確認蘇軾所遊的江面，並非大江，乃是赤壁山北的夾江。

可惜這條夾江，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對於赤壁如何臨江、蘇軾如何泛舟，令人實在難於想像。

本文經由現地研究法，指出：由於長江在本區有強大的 S 型河漫灘沙積作用，造成古今水文的巨大變化。宋代長江的主流偏向東岸，到了百年前，東岸團風前的江面與現代長江主流的寬度幾乎相等，到了現代，團風前的江面已大幅縮減，長江主流已如今人所見，偏向西岸了。

在東岸，北自團風，中經女王城，南到赤壁山，有清楚的居民線，江水在這條居民線以西，形成了四大沙洲區，自北而南，一為蘿藦洲（今名李家洲）、二為小洲、三為雅淡洲（今名鴨蛋洲），這三個洲區，雖然沙洲的形狀大小，已經有所改變，但仍保持沙洲的屬性。至於第四洲區，也就是雅淡洲隔江以南，一直到赤壁山北的沙洲，現在已經從沙洲屬性完全淤積為平地。

何以雅淡洲隔江以南到赤壁山北的沙洲變化特別厲害，乃因為它位在沖積區的下流，受力最大，而東面受陸地實岸所限制，南面有赤壁山抵擋，淤沙無所宣洩，都沈實在此。

從宋代至清初，此區的結構，應該是西有大型沙洲，東有寬大的夾江。長江主流從雅淡洲南方出三江口，然後南下，通過西側的沙洲之外，沙洲內的夾江成為當時的行舟水道。考察宋、元、明至清初的記載，都是利用這條夾江航行。第一證據是陸游《入蜀記》，第二證據是范成大《吳船錄》，兩文才相隔數年，還有眾多的宋元明清詩文行記，可為旁證。

這條夾江，從赤壁山下向北計算，到注入雅淡洲南的古代長江主流，大約十公里；夾江的屬性，可以區隔長江主流的風濤洪汛，又傍近人村；月明之夕，清光可憐，得其佳趣，而無江湖之險。因此，蘇軾於此夜泛，既安全且不勞累，又兼有水與月之樂。<sup>66</sup>

---

<sup>65</sup> 本文撰寫期間，大量使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特表感謝。

<sup>66</sup> 由於 COVID-19 疫情緣故，本次現地研究的實地考察，在我規畫導航路線圖之後，以手機連線方式，指導學生皮露碩士，在黃州現場進行 GPS 定位及拍照，合作效果非常良好。

為了給讀者更具體的對比畫面，最後我以圖12、圖13兩張照片作為參考，這是西梁山下之夾江，<sup>67</sup>西梁山頂海拔48米，黃州赤壁海拔86米，兩磯都位於長江畔，都前有夾江，形勢相仿，借為比擬，波平可泛也。全文結束之際，我再以圖14提供了從夾江南望赤壁山的照片，今日看山，已被人工重重圍困了。

---

<sup>67</sup> 西梁山(31°29'52.80" 北，118°20'13.09" 東)在長江西岸，今屬安徽省和縣，與對岸當塗縣屬的東梁山(31°29'52.05" 北，118°21'46.83" 東)相對如門，古稱天門山。





圖01 黃州城與赤壁



圖02 赤壁山形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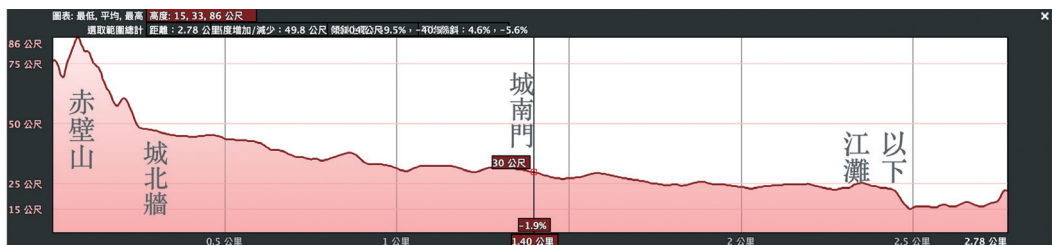


圖03 黃州城和城南至江灘的地形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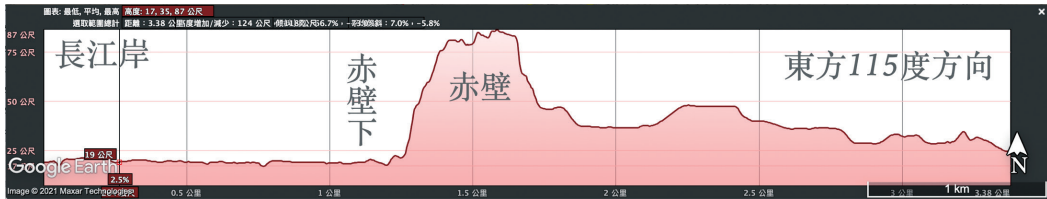


圖 04 泛舟於赤壁之下，月出於東山之上，此圖以方向角 115 度線製作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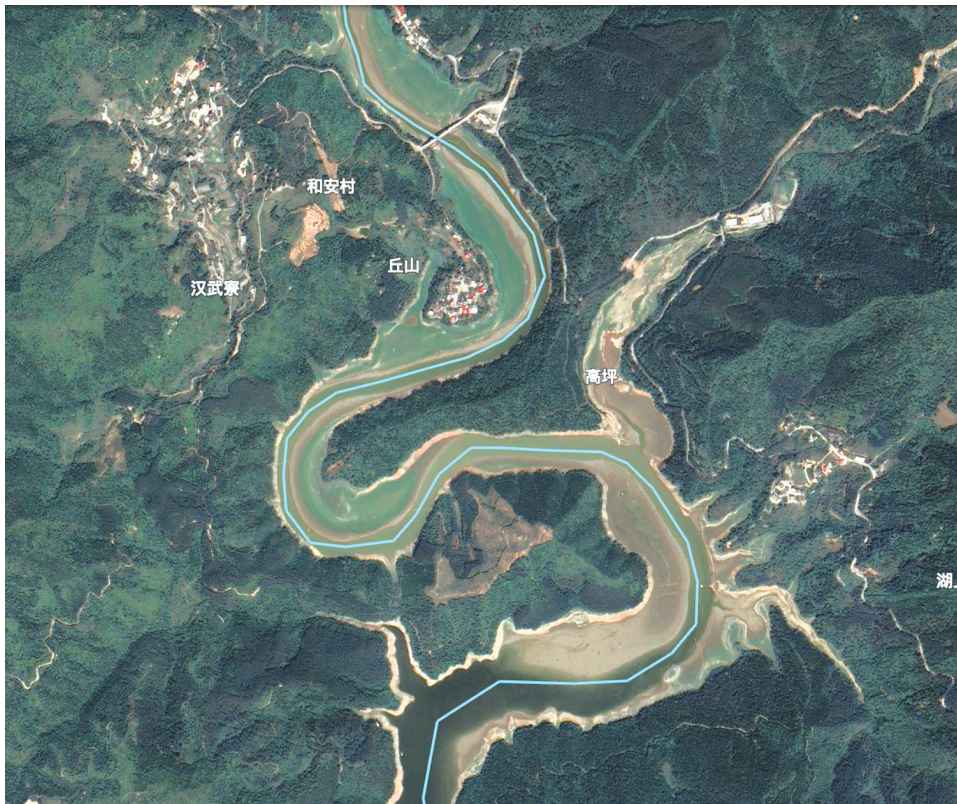


圖 05 福建南安縣山美水庫上游 S 形河漫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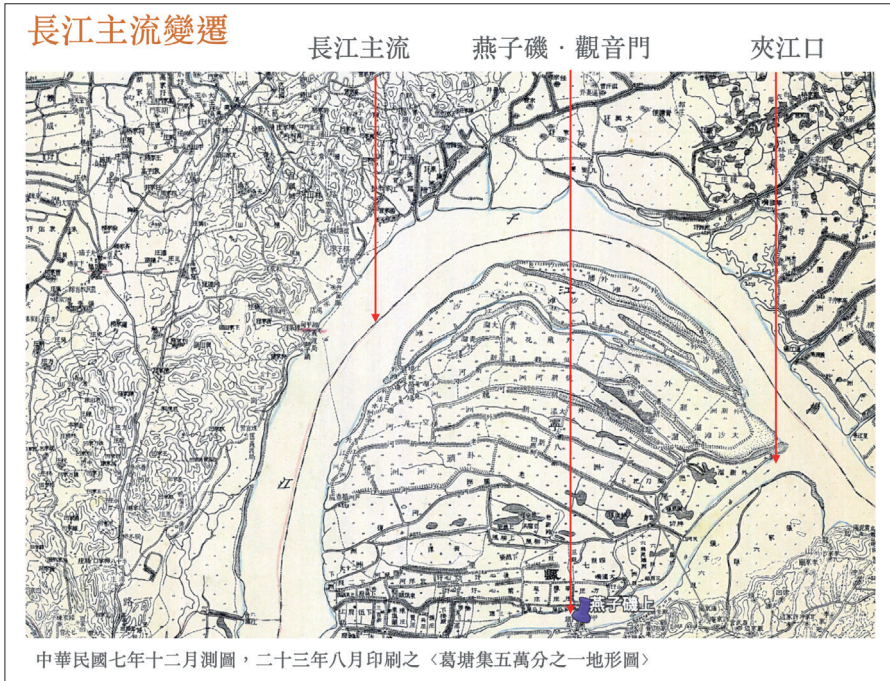


圖06 南京東北八卦洲長江變化——1908年現場



圖07 南京東北八卦洲長江變化——2021年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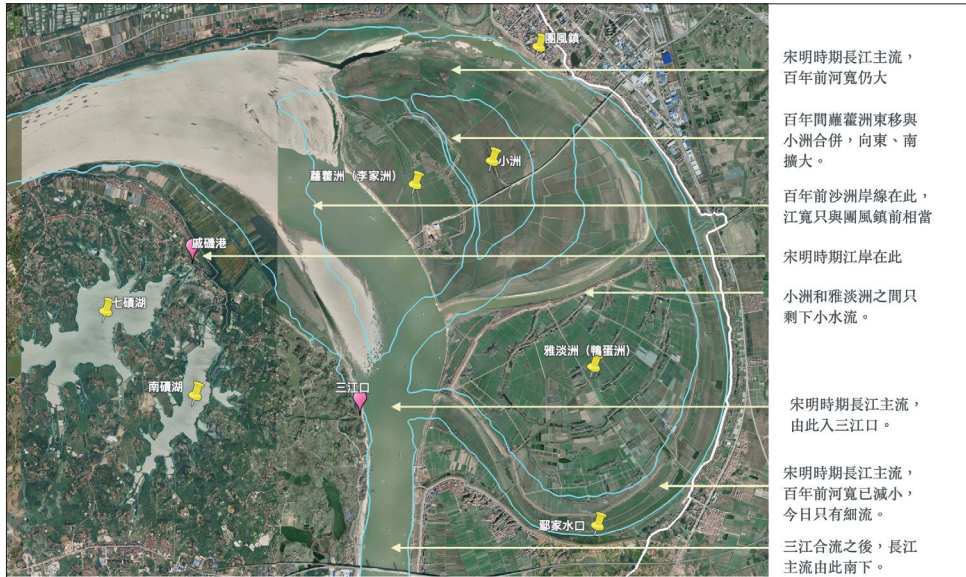


圖 08 團風鎮西面長江沙洲推移之百年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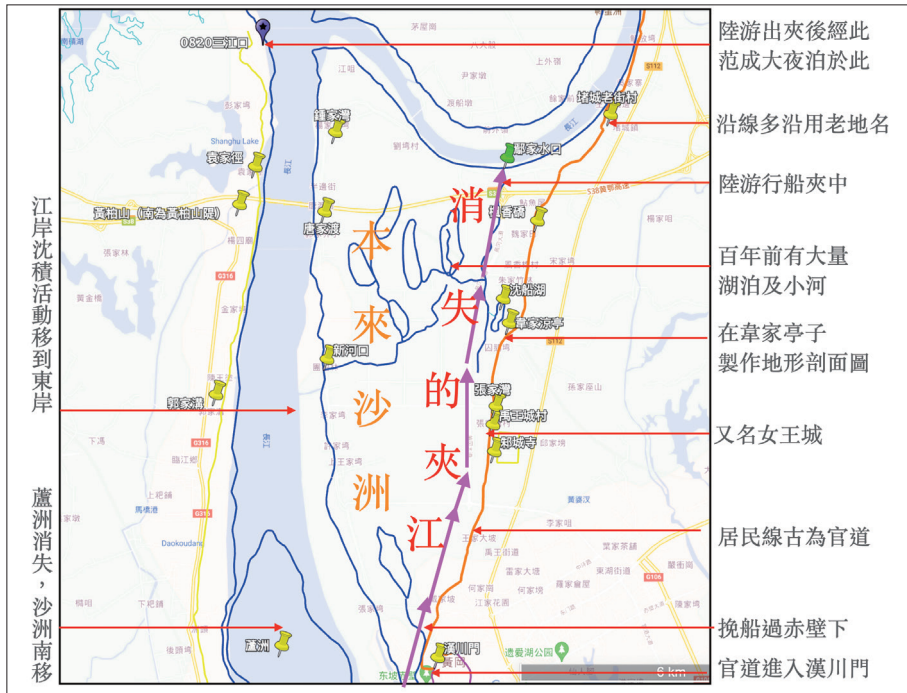


圖 09 赤壁山北至雅淡洲以南的沙洲與夾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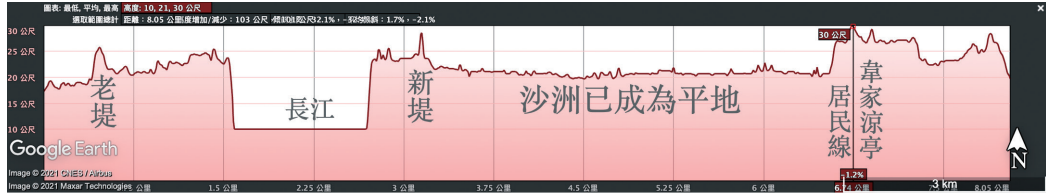


圖 10 赤壁山以北之江灘地形剖面——以韋家涼亭一線為取樣



- 陸行之李坪馬驛
- 明代以後，舟行始泊團風
- 0820威磯港，宋人上行泊於此
- 0820三江口，宋人下行泊於此
- 0820復出大江
- 居民線
- 禹王城、女王城、郝子城
- 0820赤壁下
- 0818-19游黃州

圖 11 陸游《入蜀記》八月二十日之航程圖



圖 12 西梁山下之夾江，波平可泛，有似赤壁之游。



圖 13 東坡所游、陸游所行之夾江類此



圖 14 現代赤壁山北的地貌已被民居及河堤整治完全改變，自  $30^{\circ}27'33.00''$  北， $114^{\circ}51'43.61''$  東，海拔 24 米處，向  $117.71376^{\circ}$  真北之山頂方向拍攝。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不著撰人：《寰宇通衢》，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4-1997年，史部166冊。
- 中華民國參謀本部湖北省陸地測量局製作：《中國地圖資料圖表：湖北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
-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方象瑛：《使蜀日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清光緒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排印本，第7帙。
- 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王世貞撰：《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集部第1279-1281冊。
-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王鳳儀修、胡紹鼎等纂、工正常續修：乾隆《黃岡縣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洪良品：《東歸錄》，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7帙。
- 英啟修、鄧琛纂：光緒《黃州府志》，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3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孫蕢撰：《西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1冊。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遊居柿錄》，收入《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袁說友：《東塘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第64冊。
- 馬徵麟撰：《長江津要》，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12帙。
- 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張耒撰：《張太史明道雜志》，見顧元慶輯：《陽山顧氏文房叢書》，明正德顧元慶輯刊本，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之三，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 張孝祥撰：《于湖居士文集》，宋刊本，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51冊。
- 張舜民撰：《畫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7冊。
-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陳起編：《江湖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57冊。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陸游著、柴舟校注：《入蜀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與《老學庵筆記》同本。
-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黃汭撰：《一統路程圖記》，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66冊。
- 黃桂修、宋驥纂：《太平府志》，清康熙十二年(1673)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重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 黃勤業：《蜀遊日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7帙。
-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劉敞撰：《公是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第58-59冊。
-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元刊本，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集部第44-45冊。
- 戴昌言修、劉恭冕纂：光緒《黃岡縣志》，清光緒八年(1882)刊本，收入《新修方志叢刊·湖北方志之一》，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
- 鍾桐山修、柯逢時纂：光緒《武昌縣志》，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34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 羅玘撰：《圭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9冊。
- 羅貫中撰、王淑珍點校：《三國演義》，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二、論文

- 饒學剛：〈蘇東坡《赤壁賦》紀游的正是磯窩湖——答王琳祥評「東坡『泛舟磯窩湖』之失」〉，《黃岡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3卷第3期，2011年6月，頁4-8。

### 三、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網址：  
<http://hanji.sinica.edu.tw>。

簡錦松編撰：《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電子書)，開放網路免費下載，  
網址：<https://see.org.tw/calendar>。

# 蘇軾「泛舟遊於赤壁之下」現地研究

(提要)

簡錦松

北宋元豐五年(1082)，蘇軾作〈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黃州城外的長江寬達一、二公里，洪流激波，人人皆知小舟不可能夜泛，更無可能在江面停留整夜，直至「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然則，此夜赤壁泛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本文以現地研究法，深入唐宋元明清詩文記游，詳考民國初年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現代電子地圖等，觀察赤壁山以北之古今江流變遷，指出蘇軾泛舟之地，實乃當時長江之夾江，為宋明江行之主要航道。

**關鍵詞：** 蘇軾 赤壁 泛舟 夾江 現地研究

# An On-Site Study of “Boating and Travelling under the Red Cliff” by Su Shi

(Abstract)

CHIEN Chin Sung

Su Shi writes at the beginning of in his work “The First Ode to the Red Cliff”: “On the sixteenth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in the autumn of 1082, Su was boating and travelling under the Red Cliff with his guests.” The main water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 a width of one or even two kilometres, runs turbulently,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boating at night, let alone staying there overnight on the water, until “All the meat and fruit were finished and the dishes left in disarray. Then we all lay down to rest together haphazardly,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unrise.” What exactly happened that night when Su was boating under the Red Cliff? By means of an on-site study, together with poems and essays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a detailed survey has been conducted of a map on the scale of 1:50,000 from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the Google Earth Pro satellite map, and modern electronic maps. After exploring the changes of rivers in the north of Red Cliff Mountain,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very place where Su was boating was actually Jiajiang, a tributary and also the main water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Keywords:** Su Shi Red Cliff boating Yangtze Rive on-site study